

資料新解

「新港文書」一件試解

翁佳音

一、前言

「新港文書」，大抵上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「番仔契」（日本時代稱「番字契」），是台灣南部西拉雅族留傳下來的土地契約書。「番仔契」有只用新港語羅馬字拼音書寫的，也有漢番文字雙語對照並寫的。日治時代，台北帝大的村上直次郎先生曾匯集可能收集到的番仔契，重新編排成「Sinkan Manuscripts新港文書」刊行於世（1933年）；一般人幾乎認為新港文書已成死語，難以辨認。儘管如此，自1887年以來，仍然有英人E.C.Baber試圖解讀，日人村上直次郎、小川尚義也先後進行解讀工作，可是就我所瞭解，他們只辨識了新港文書的極少數單字而已。戰後，國人並沒有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發表（請參見拙文：日治時代平埔族的調查研究史）；似乎用羅馬字單語拼音部份的新港文書，就變成沒辦法利用的歷史資料了。

事實上，情況應該沒有那麼悲觀才是。底下的一件乾隆七（1742）年的單語新港文書，原件的摹寫載於「台灣古文書模寫」五十六號，但原件手寫的筆跡不甚清楚，村上氏編的「新港文書」二十七號，則錄有鉛排的內容。最近，台灣史田野研究室的同仁叫我想辦法，看能不能辨認這張契約到底是給墾字或典賣契之類，以便歸類於研究室的古文書檔案中；於是，我就利用朱仕玠的「小琉球漫誌」、周鍾瑄的「諸羅縣志」番語部分，與Van der Vlis編的字彙（俱收於村上氏編的「新港文書」中），並利用漢番雙語契約部分當資料，進行笨功夫的初步比對與考訂工作。幾天下來，這張乾隆七年的番仔契，居然被我認出四、五成的單字，進而還可以推測本契的大致性質與內容。不僅如此，我還在其他件的新港文書中，辨認出多於村上與小川兩氏的字彙。所以，我相信新港文書的研究，情況還不致於那麼悲觀，還是可以試一試。

底下，我將乾隆七年的番仔契內容，及我考證出的單字中譯部分並列出來。括弧部份表示還不太確定，還須再進一步的考證。至於我的考訂方法與過程，由於紙幅的制限，這裡省略，容他日另文交待。

二、正文與單字翻譯（錄自村上新港文書二十七號）

Attaing ta soladt na tarikowal na maria allaij ka hmibaga ki vanitok
(訂定) 文書 (由) 大里觀 (由) (人名) 因 爲借 (…的) 錢
(n)i dagh dagh ta so ma ti gianang sa vanitok katta sa 20(1) nio matictu
(兼, 又) (似為漢人名?) (這) 錢 (數目) 21 兩 正
a dagh dagh sa 306 sio matictic cmahina sa tinaang ki oma tou
(兼, 又) 36 石 正, 整 (表示範圍) 田 在
(si) au tham katta sa oma touwarogh ki agowang sa gait ti ni tagasaija sa
(指事或物) (這) 田 溪, 溝 園, 埔地 東邊
voking tagaraos sa agowang tagamigh sa gowang tagatimogh goto
山 西邊 溪 北邊 溪 南邊 (接臨)
hiso so ma sa tagaroas ki kowapi sa tagasaija sa goto sa tagaraos atti
(田園的段、土丘) 西 (xx埠?) 東 (接臨) 西
kappoli sa tagamigh at dangirl sa tagatimogh ati kappoli hiso ti atta
北 人名, 東淵 南
ki oma tamigh sa gait tagasaija goto tagaraos darang tagamigh daran
田 北 園 東 (臨接) 西 路 北 路
tagatimogh goto sa hiso ti atta so hamodong sa gast tagasaija sa maki
南 (接臨) 園 東 至
di ki darang tagaraos makidi a tarikowal tagamigh a tarikowal
路 西 至 大里觀 北 大里觀
taga timoh a dangial cmahina matictic so si binpik sa mo ma ali bi 105
南 東淵 (表示範圍) 四 至 明白 (十五
ni ta tigian katta' sama kona mo ali to chianlong 7 ni so makosa
年?) 父親、伯叔 乾隆 七年
sa ki tauwil sa ako vanitok ta tarikowal sa atiggh goli ta oma
年 錢 大里觀 田
katta matictic tana soo ni ni katta no pi kamgowan kistta
正 (指人) 二 比 甘願 (立, 照)
darovavi (羅貓眉)
vasikong (嗎絲江)
maria corong (番衆)
ni smoladt kiatta tarikowal
書寫, 代書人 大里觀
tionglang daki rivalo
中 人 大其 呂貓落
chianlong 7 ni sia goij sit
乾 隆 七 年 正 月 日

chianliang 10 ni 101 goij 108 sit ka mila mara ki vanitok
乾 隆 十年十一月 十八日 (時價) 收到 錢
ti gianang kata ki 3 nio togot ki 1 ci 4 hon matictic sa akosaij
(似為漢人名) (指這個人) 三兩 又 一錢四分 正 (物, 產業)
ali ki pipio ka na soo ni ni
(前去) (掌管, 收息) 已完, 完畢

三、初步結論

雖然我初步只辨認出本契四、五成的單字中文意思，不過從這些不完整的單字，還是可以得到如下的初步結論：

1. 新港文書的訂立，絕大部分開頭書寫 attaing ta soladt，意指訂立契約。但它不像漢文契約一起頭即標明「墾、佃批」或「杜賣、典、胎」契，我們必須從 allaij ka字的下文判斷。本契從 hmibaga (借) 字，以及載有錢穀數、田址所在來看，應屬典胎契之類。

2. 我相當沒有把握，但我推測本契內容是：「新港社大里觀、羅貓眉等衆番」，在乾隆七年向名叫「寄gia」的漢人 (nang) 借錢二十一兩，米穀三十六石；前者以四所田園當抵押品，其後又在乾隆十年向「寄」取去三兩一錢四分，田業歸「寄」掌管收息。此外，契中尚約定「寄」需年納大里觀的番餉銀。這樣的推測很大膽，但我姑且提出，俾便有興趣的方家討論，然後再修正。

3. 從單字的比對中，大概可以確定本契的 vanitok 是金錢的泛稱，如果指劍銀、佛面銀等的貨幣，則另有 maritong一字。再者， matictic 或 matictic cmahina 都是指數目範圍，相當於中文的正、整；gait是相對於已開墾種植的田 oma，係園或埔地，其他契約中的 mongait 可能指山埔、或山腰的看天田；katta類似日文的「方 kata」字，用以指人事或物本身。

4. 「巴達維亞城日記」已謂荷蘭時代西拉雅平埔族語言多漢語、土語混合併用，近人亦云新港文書中之年代紀元、貨幣計算單位多借用漢字，如兩 (nio)、錢 (ci)、分 (hon) 等，由本契亦可見出漢人訂約的習慣用語，如四至明白 (so si binpik)、二比甘願 (no pi kamgowan) 等，這些都很容易辨認，因此，新港文書的解讀應稍呈樂觀之跡象。

5. 我只是用單字作初步比對，西拉雅語的語法結構固然最難解，但吾人若參照近人所收集的歌謠資料、零星詞彙，再參照現存的其他台灣土著語言的語法現象，進行科際研究，有朝一日，新港文書終竟有可能解讀出來。（本文感謝李壬癸、劉斌雄與王世慶三位老師指正）